

柏嘉贊度夫-慕迪拿-迪西爾

作者: 煲一碗白粥

Powered by [紙言](#)

快樂的誕生

鎂光燈的照射下，閃爍的銀鐵碎片散佈著房間的週遭。

鋁合金臺面上放著一個組裝式的鋼箱，高十吋，闊五吋，裏面全是大小不一的齒輪及錯綜複雜的電線。

電極磨擦出靛色的火花，猶如優雅燦爛的煙火，在空氣的浮層中躍動。

戴著熟銅質面具的他正努力用手中的接焊器及鐵鉗處理著每一個未完成的細節。

銅紅色的鐵絲因高溫而散發出微煙，使透明鏡有點兒迷濛。

「還差了那麼一點點，他嘀咕著。」

手卻沒有半分靜止的意欲，縱使身體機能開始透支及軟癱，精神意念倔強地堅持著。

白袍上全是電導燃燒的疤痕以及破洞，而且因年歲變得枯黃殘舊。

他知道他不可以退縮，為了這個夢寐以求的夢想，他可是犧牲了很多。

他盯了盯牆上的照片，那些很重要的人與事，淚水不知不覺流了下來。

掠過臉龐，淚珠點點的滴到發熱的金屬堆中，那絲絲的白煙喚醒了他的理智。

的確，多愁善感並不可以主導他現有的思緒。

正如古語所言，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精神隨著為之一振。

回個神來，他集中於臺面右側的屏幕。

數據顯示著整個機械的可用性還需要幾個步驟，但是高溫下汗水正不停地模糊他的視覺。

汗水不停地沾到眼睫毛，使得眼睛不自然地眨著。

軀體的潛意識不斷曉諭意識去沉睡，但是這個可說是關鍵時刻，皆因系統將進行最後一次的檢定。

「我.....一定要堅持下去。」

意識仍傲然挺拔著，驅散了肢體的軟弱。

過了一會兒，鋼箱自身透出微微的藍光，他很清楚這光是代表著什麼意思。

面具背後，他，展露了久違的笑容，那一絲早已經忘記的成功感彷彿浮游在眼前。他凝視著四周的碎片，那些過去的失敗今天終於停止了。

雙手無力地停止了，本來握緊的器具因鬆脫而掉在桌上。

他.....使上僅存的氣力拋下透明鏡及白袍，走過銀光閃閃的地面，意識霎時間停止了。

隆重面世

霓虹燈五光十色的照耀在簡單的黑色舞臺，攝影機的閃燈瘋狂地閃爍著，追逐著城中當紅的人物。

一個領導潮流先驅的時尚教父，掌管跨世代流行企業邊沁的傳奇人物，柏嘉贊度夫

。粉紫色的西裝外套與黑色的西褲套在這個他身上，彷彿不再一樣，更添一些魅力的光芒。只見他手指啪一聲，整個舞台回歸黑暗。慢慢地，閃光燈停止了，然後，一連串的低音結他彈奏表示著新產品發布會即將開始。入場的傳媒甚至慕名而來的民眾無不期待接下來這位神一般的人物可以帶給他們新的驚喜。

突然間，一下強光從他們身後射出，在舞台慢慢形成了藍圖般的架構。隨後那光變化成一個三維空間的圓形實體，頂蓋不斷地融化，隨著中心的空洞傾瀉在地上，然後整個圖形豎起來，散發出薄薄的紅光。如雷的掌聲絡繹不絕地環繞著整個大廳，標示了這個公司空前的成功。

「歡迎大家來到邊沁的新產品發布會，要知道公司的宗旨就是……」

「Pakajav motella daxiell! (生活就是快樂)」

「沒有錯，果然是本公司的忠實粉絲。在介紹本公司的新產品之前，我要先在這裡鳴謝我們的董事及股東們的全力支持，特別多謝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曾孫托尼密爾。」

聚光燈下一個瘦削的身影站起身接受如雷貫耳的掌聲。

「好的，事不宜遲，讓我們歡迎新產品面世，有請托尼重申我們的宗旨。」

「Pakajav motella daxiell」

柏嘉贊度夫身後的紅光標誌隨即變色為淡紫色，連同鎂光燈同步亮起。虛構圖形隨即融化幻變成一個銅紅色，修長的圓桶形。

「這...是本公司最新推出的產品，H-機。已故的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傑裡米·邊沁曾提出享樂主義為社會效益主義的延伸，認為人是要快樂為先，快樂是一切的源頭。人生存的意義就是快樂，去避免所有不快樂的事情發生。看看我們今天的社會，基於功利主義及物質主義的環境底下，當每一樣東西及物件，甚至是人，都被賦予了一定價值的時候，所有的意義隻歸咎於自身的快樂度。可是，你們現在快樂嗎？」

他的言語一出，整個地方瞬時變得沉默起來。

「到處的戰爭，饑荒，犯罪，不公義，剝削，都是影響著我們的一個又一個元素。那麼，我們是否縱容這些事情去影響自己呢？在以前，俗語常說不快的事十常八九，但是我們改變不了。到現在，我們不再一樣。」

人群再度沉默起來。

「H，代表快樂，亦同時象徵著享樂主義（享樂主義），正如我們品牌的宗旨，Pakajav motella daxiell..... 這個流線型以及簡單的銅紅色外殼不過是開場白而已，裡頭的結構才是重點。」

他右手向著柱頂稍微擺動一下，頂蓋採用半球式開放設計，齒輪慢慢推送出一過四方的鐵座。

「只要輕輕按下烏黑的按鈕，內裡的密爾氣體將會隨著中層夾縫散發出來。密爾氣體，乃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混合氣體。不同於市面上的所謂藥物或興奮劑，氣體並不會影響中樞神經的觀控能力。密爾氣體能夠從腦幹神經內滋生一種碧多螺旋體，而它將會釋放佩巴非安多

芬，指使掌管大腦的海馬體發放快樂的訊息。」

贊度夫繼續說道。

「每部機器將能容納四支500cc的密爾氣體，每支持續發揮高達十二小時的功效。替換時隻需要放入下部分的自動欄柵，內部的機械臂將會打破氣瓶，氣體將沿著管道到氣孔。」

他一邊比劃一邊說道。

「好，基本的結構已經介紹完畢，現在讓我們立刻見識H型機的威力吧。贊度夫雙手一拍，舞台旋即回歸黑暗，強光播映著一段短片。」

短片內整個地方灰暗一片，一個人身穿黑白間條的囚衣，蒙上眼罩，雙膝跪在中央。隨後一個身穿墨綠色制服的軍官拿著H-machine來到犯人面前，黑色按鈕徐徐按下，氣體散發著整個地方。原本落寞地等著死亡的死囚，此時竟然泛起了一絲絲的微笑。

接著屏幕變得漆黑，聚光燈回到他身上。

「H-machine，一部能將人從死亡的悲哀中喚醒快樂真諦的終極機器。標誌著H世代的誕生，快樂的世紀將隨著Jeremy邊沁的H型機而開啟。」

「特別新聞布道，邊沁的H型機首度面世.....」

「潮流教父柏嘉贊度夫再次創造非凡神話，製造快樂都市.....」

「柏嘉贊度夫以快樂再度挑戰人基本的認知，掀起快樂熱潮.....」

「到今晚現時為止，超過一百萬部H型機已經出售或訂購，創造了銷售神話。」

「多個城中熱點昨日排滿通宵的人龍，為要搶購邊沁的H型機。柏嘉贊度夫的魅力在全球掀起了一陣“快樂”旋風.....」

當快樂變成墮落

寬闊的廣場於清晨顯得格外的清淨，一個穿著橙啡格仔恤衫及紫色緊身褲的年輕人坐在廣場南方的一排石梯。

看著對面的大屏幕，人們都很快樂的在家過渡。三五知己亦經過一天的工作而疲累到紛紛回家。看著四下無人的磚瓦，男子顯得格外憂鬱。

「為何要鬱鬱寡歡地過日子呢？」

說話的人不是別個，正是柏嘉贊度夫。

「幸福是生活，

生存就是為了快樂。平常生活壓力那麼大，想外出找點快樂卻沒有人陪？現在這些空白將會被填滿。他從衣袋裡拿出一張薄小的長方形黑鋼卡片，投擲到前方的空地，隨後地上爆出一個蘑菇雲。」

「本公司的最新產品，Hedonist XD，讓你隨時享受快樂。」

大屏幕的底下，數十萬人正搖旗吶喊，在這開放自由的世代向這個無能的政府表達控訴。黑色的頭巾透露出他們的信念，沒有一絲猶疑。

他們大踏步來到維斯安迪公爵公園，數十年來的抗爭聖地。

每人揮舞手上的手機，屏幕閃爍著發光的文字，或火亮的火把，照亮整個場地。

往權力中心格爾瑪總部的道路橫腰站滿一排狼毛頭巾的守衛，正中央的那個手持大聲公呼籲道。

「根據格蘭芬治聯邦法規定，政府歡迎市民通過遊行示威表達各類型訴求，不過隻能在某幾個特定日子。請各位市民遵從法律，儘速散去，否則一切法律責任由閣下承擔。」

「政府漠視市民幸福！」

「財閥壟斷，日子難過！」

「不公，不透明發展！」

「我再重申，請大家立刻...」

離開兩個字還未說出口，人們已經一浪接一浪的衝擊著狼頭守衛的防線。

突然間，一個戴著灰色狼頭帽的，相信是首領，手上拿著一個黑盒獰笑著。

「再沒有人能夠挑戰格爾瑪政權，祿帛苟公爵政權長存。」

說罷後他從盒內抽出三張黑卡飛擲到地上，造成三股蘑菇雲氣體。

紫色的煙穿過激動的人民，使他們停了下來，整班人猶如對峙似的呆站在一班守衛跟前，使那首領有一點心寒。隔了數分鐘，那班人再次衝上前。

「難道.....Hedonist XD發揮不了作用？」

當他正猶疑之際，前排的人群突然間單對單的抓住守衛們。後排中一個男人突然大叫道。

「難得那麼多人在，我們來跳番場舞吧！」

不知何時起，大聲公響起優美的交響樂章，前排的人們拉著守衛合跳一曲華爾茲。一番的深情舞蹈後，音樂變的有節奏起來。

整群民眾跟著節奏擺動起來，跳著一式一樣的舞蹈動作。

那個首領心裏困惑，現在是什麼情形啊？示威遊行變成歌舞表演？

不過也罷，他微微一笑，轉身回到大樓。

紅水僑的危機

進到大樓，潛伏已久的祿帛苟公爵終於露面了。

「祿公爵大人，有賴Hedonist XD的神助底下，民眾已經變得歡樂起來，甚至在公園跳起舞來。」

「有預備攝影機嗎？」

當然當然，流光樺子爵已經帶自衛隊已經在四周架設攝影機。

「很好很好！什麼民意自由，通通都已經不存在！你這個奴才做得好！」

「這也是托賴公爵你的鴻福，不過，Hedonist XD隻會持續五個小時，五小時後民眾很有機會再次反擊的.....」

「你腦袋是進水了是不是！格爾瑪人民的生活習性就是什麼都給反對一回，然後看見到天色昏暗了，就匆匆忙忙地回家洗衣服煮飯的。」

「那麼.....」

「上班一族就更不用說，現在這個時候就好應該回家睡覺，再不然就去泡酒吧，那有這麼多時間浪費在這裡。」

「公爵所言極是。」

「所以，民主遊行.....」

「都不存在了。」

在他們兩人的狂笑當中，落地玻璃窗外遠處的一個人影也淡淡的一笑。

「這兩個飯桶，以為Hedonist XD就可以解決問題，真系太天真啦，哈哈哈哈哈.....」

遠郊的一個鄉村，從來在格爾瑪共和國一直自管自治，生活安定，雖然不繁榮，卻是自給自足。

因為河水流域的源頭滋生了一種紅鼎菲的物質，所以河水通通都是紅色。

格爾瑪共和統稱地域人民為紅水僑。

紅水僑一直是共和國農業生產的龍頭，直到十九世紀前商業部長亞當施提出以金融發展為前提的政策，鄉村日漸衰落。

這一天，一班披著狼毛帽的人來到鄉村。

「這裡誰是負責人？」

一個穿著殘舊麻衣的老人走到橋口道。

「什麼事勞煩各位大人來到紅水僑地域，要不先喝杯清茶再說？」

「不用了，你是村長是吧？那我也不轉彎抹角，我們奉格爾瑪法院剛頒佈的法令，正式發展紅水僑地域，三千僑民需即日搬遷，稍後翔鋼實業的人員會用推土機重建紅水流域。」

一班村民被突如其來的消息嚇得呆了，有些相對地年輕的居民開始躁動了起來，妄想著能透過人民的力量去力挽狂瀾。

狼頭首領對這種微弱的力量不屑一顧，並撫摸著手中的黑盒。

「慕迪拿！為何要阻止我呢？你沒有聽到這個狼頭人說要發展我們的村嗎？真的是太沒有理由了！這條村是我們蒙德洛家族歷代守護，這班狼有什麼權力搶奪我們的地土！」

「歷查，先不要衝動，事情一定不會那麼簡單。我們村素來與格爾瑪毫無衝突，而且，格爾瑪共和的副執行官，迪西爾，是我們村的，有什麼事應該有個通知，斷不會如此草率。難道他們不怕我們村發難？」

「聽說之前墨尼迪他們在維斯安迪那邊想衝擊總部的時候，一種東西使他們迷失了理智幾個小時，難

道.....」

說時遲那時快，三張黑卡如光速般擲到地上。蘑菇雲隨風飄散於空氣中，整班村民的面容由最初的驚訝及憤怒漸漸換上一塊塊和藹可親及熱情的面容。在音樂的播放底下，村民們跳著舞，彷彿為事情熱烈慶祝著。

「慕迪拿...」

「我知道歷查，確實不可思議，甚至是一場浩劫。」

「其實.....」

「怎麼了歷查？」

「迪西爾其實不是我們村的人。」

「不是吧歷查，他可是跟我們從小一齊長大的，怎麼可能.....」

「根據村裏的父老說，迪西爾是當年撿回來的街童，而且你也知道他為什麼離開這裡的。」

「但是.....」

「不要那麼天真，如果他不介意的話為何這麼多年他都不回來？」

「這.....」

「現在可是危急關頭，就讓我們先阻止翔鋼實業的人們，再調查這個東西及尋找解決的方法。」

兩人登上紅水流域外的第一個山頭，遙望整個地區，預知到將會被推土機夷為平地的境況，心頭都可是一緊。

回過頭來，翔鋼的混合形堆土機就如一座山般席捲而來。

兩人心頭都給這個機器顛覆了一般的認知，知道攔阻下去並沒有意思，於是急忙趕路去格爾瑪市去，去調查那神秘的煙霧。

官商勾結

灰黑色的地板配搭上紫色大型傢俬放在三千呎的單位內並不顯得冷清，反倒透露出一種獨特的氣派，一種俯瞰大地的氣派。

Dobarto Gwa (快樂)！

一聲令下，紫光燈泡亮起，然後，梳化左側的一個鋼架緩緩升起。架子裡頭裝著兩個透明的琉璃杯，盛載紅晶鑽色的紅酒。

一個身穿鮮黃色晚裝的女子蹦蹦跳跳的走到梳化拿起酒杯，呷了一口就吐了出來，面上全是扭曲的表情。

「怎麼這麼苦呀？不會是紅酒吧。」

「親愛的，那個是我等會跟祿公爵喝的，你的在另外一邊。」

手指咄的一聲，梳化右側一杯藍色飲品旋轉而出。

「啊.....又是藍莓汁.....我才不要呢！」

剎那間，男子已經從後環抱著女子，在她耳邊輕輕道。

「達芙，你忘記了我們彼此間的承諾嗎？」

「柏嘉.....」

感受著他的溫暖，這種濃濃的感覺，令澄語覺得很幸福，臉頰上不期然飄出兩朵紅暈。

「怎麼了傻瓜，這麼害羞啊？」

柏嘉逗笑道。

「還不是都因為你.....」

她笑笑的想掙脫開他的懷抱，卻反被抱得更緊。

「不知怎麼的，就是想抱著你不放手.....」

「你.....怎麼了？很少這麼口甜舌滑的.....」

「是嗎？可能最近壓力比較大的關係吧。」

「因為公司的事？」

「你平常好像也不過問的.....」

「平常好像什麼都不會難倒你的.....神級人物柏嘉贊度夫。」

「親愛的連你也取笑我？」

「好啦，我知道正經事要緊，我先上去了。」

他看著這個調皮的女孩活潑的走上樓梯，微笑慢慢的變成了耐人尋味的苦笑。看著那個泛紅光的圓形標誌，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猶如攝影機在他的腦海裏播放。

「柏嘉，這個是我畢生以來最成功的一件作品，現在...我將它交給你，憑著你的聰明才智你肯定能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

「宇普博士，這可是你畢生的心血，我不能夠接受。」

「不用心急...我做這件事還是有條件的.....給我好好照顧澄語，然後將這個發明發布到全世界！」

「宇普博士，你看到吧，H-machine已經成功在全世界打出名堂，達芙她也好好的。但是，你也沒有料到接下來的事情吧。」

嘟嘟嘟.....

「贊度夫先生，祿公爵大人已來到。」

「好的，請他進來。」

「柏嘉贊度夫先生，久仰大名。」

「祿帛苟公爵，歡迎光臨寒舍。紅酒？」

只見他原本無神的雙眼變大了，嘴唇下意識的舔了一下，卻以退為進的說道。

「我們還是談一下公事吧.....」

「好吧.....」

「但是.....摸著酒杯傾公事好像更好。」

「好的，悉隨專便。」

「鑑於敝公司的快樂主義者

XD於公共安全方面有著出色的表現，所以我們決定向貴公司每年訂購五十萬盒的五十一片裝的Hedonist XD。期限將會設定為四年。合約我秘書已經準備好，請過目。」

「祿公爵你的團隊看來真的很有需要，每一年要五十萬盒？」

「我此舉無非是減輕手足們的心理及實際上的壓力而已。」

「公爵所言極是，但是.....四千億這價錢.....」

「我明白價錢是有點不同，所以特意親自來臨望贊度夫先生能賣過人情給在下？」

「這.....」

「握了就是自己人。」

默默起義

車水馬龍的格爾瑪市與落後的紅水僑流域可說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亦明顯地告訴著慕迪拿及歷查這次探索的危險性。

「歷查，這裡地方那麼大，要霎時間找到答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是先找個地方落腳吧。」

「我有個朋友叫安德連的住在豬腳踭一帶的唐樓，要不.....」

「特別新聞報導，狼頭隊於昨日的行動揭發紅水流域僑民有謀反嫌疑，紅水僑民共二千人於暴動中被捕，一千人自動撤出。據暴動人仕透露，是次主謀為村長畢特僚及兩位副村長慕迪拿以及歷查。村長已於暴動中不幸離世，尚餘兩位疑犯在逃，如有人發現兩人蹤影，請通報狼頭局。」

「看來我們那裡都不能留，以免連累其他人。」

「不用怕，我知道有個地方政府可是不管的。」

「你不是說.....那個地方吧？歷查，我們可是沒有財或勢，人家怎會收留我們呢？」

「除了錢財以及勢力，那地方可是有一種叫義氣的東西。你有去過那個地方嗎？」

「沒有，從來都沒有，作夢也沒有想過要進去。」

「那麼不好意思，我們別無選擇。」

迪西爾大人，剛剛贊度夫先生致電過來說有急事要你火速趕到他的住所。

「好的。」

接過了電話，他坐在車廂中喃喃道。

「我這星期是犯了太歲還是做了什麼的錯事？」

一邊開車到贊度夫的住所一邊整理著自己的思緒。祿公爵近來的行徑越來越專制：由維斯安迪的鎮壓事件到紅水僑地域的發展計劃，社會反對聲音可謂對政權束手無策。

這一切.....難道都是.....和早前贊度夫的新產品有關？

迪西爾駛到燈口，一架格爾瑪專用的房車從公寓駛出，解開了他所有的疑團。此時幸好他駕駛的是助手的房車，不然他會很危險。

他衝到門前，一腔怒氣直接發洩在門鐘上。

為什麼會這樣？他心想，上司的伎倆他是知道，但是贊度夫為什麼要跟他合作？

這樣是賺到很多錢，卻是令格爾瑪成為祿帛苟的掌上之物.....

門終於打開，迪西爾一個箭步衝入內廳，贊度夫可是站在梳化旁看著他狼狽的樣子。

「你這個賣國賊！」

正想拿出匕首解決他的時候，他手上的文件引起迪西爾的注意。

「什麼來的？」

「你上司給的買賣合約。」

「頭先.....發生了什麼事？」

「你.....相信我嗎？」

「當然，我們可是共過患難的！」

「.....好的。剛才，他找我談合作計劃，但是我沒有應承。於是，公爵就不斷的威脅我，說要我一無所有。」

「難道.....是將你的公司公有化？」

「以他的權勢絕對辦得到。」

「那麼.....我們不可以坐以待斃的。」

「迪西爾，你的意思是？」

摩獄猩

水管的紅銅銹漬攀附在週邊，慢慢的延伸到整個下水道。污水的味道瀰漫著使人有種作嘔的感覺，而配合著那微弱的藍光，彷彿煉獄般的設計，正好恰如其名，摩獄猩。

摩獄猩，出了名的地下城市，沒有人知道這裡有多大或是幾多人。

住在這裡的只有三種人。

第一種是黑市的供應商，產品應有盡有，只要你有足夠的金錢，什麼的東西你都可以擁有。

第二種是富翁，他們擁有的是金錢，不管這些的來源是在那裡。他們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享樂王國，裡頭酒池肉林，美女如雲的什麼都有。

第三種，就是慕迪拿他們這些逃犯，所以這地方可謂是三不管。

兩人在摩獄猩投靠了歷查的一個朋友，名叫霍達奧。他，是格爾瑪議院裏隸屬烈陽黨的議員。

「豈有此理，這個祿帛苟竟然拍板重建紅水流域，忽略當地村民的感受！這麼忽略民意的決定我一定會幫你們主持公道。」

「那麼.....我們就有救了。」

「你們兩人也累壞了，先休息一下。明日，我就會帶你們去抗爭到底。」

慕迪拿他們謝過霍達奧，慶幸著事情能夠發展得這麼順利。腦裡不斷地想著那些久違了的紅水泥屋及一塊塊田地，他們都感覺到要重回這種生活已經不遠了。

想著想著，眼皮慢慢的超載，驅使他們進入了夢鄉。

「喂喂，不要這麼大聲啦！」

一陣噪音打擾了慕迪拿的清夢，朦朧之間只是聽到瑟縮的聲音迴盪在耳際。他抹一抹乾澀的眼睛，從微弱的光線中，他看到兩個人抬著一個麻布袋走出去，心裡突然升起一種不祥的預感。

「歷查。」

慕迪拿輕輕的叫喚著，卻是沒有人回應。

糟了！他心想。接著一個翻身走到門前，但是同一時間一個拳頭以疾風的速度來到他的面門。他下意識地別過了頭，俯身一下右拳直擊黑影的腰間。

可是那人反應更快，左手抓住慕迪拿的右拳，右臂一挫他的左肩。疼痛的感覺在他腦海中響起，雙膝下意識跪地向前衝，然後左掌全力的擊向黑影的右邊的膝關節。

啪嘍一聲，那個黑影倒在地上，慕迪拿也無心思察看，拔腿就奔向兩人搬運的方向。

越過後門，他穿過一片矮灌林，來到一片荒地。

「想不到老三這麼好身手也鬥你不過。」

「也難怪，慕迪拿蒙德洛，紅水僑連續五年的格鬥冠軍，的確有相當的實力。」

「哈哈.....這麼說，你們就應該乖乖的認輸，然後交出我的朋友！」

「費諾，你先上。」

右側的瘦削男子先奪步而上，左掌掃向慕迪拿的腰部，右手呈爪狀直攻他的面門。他面色一沉，先避過左掌的攻勢，然後用左手架開爪手，再以右拳進行重擊。

整個攻防不過是電光火石之間，足顯他的功架。右拳重重地擊飛那瘦削男子到三米外。

「一個不如一個！還要再掙扎嗎？如果你們現在交回我朋友歷查的話我可以饒你們不死。」

剩餘的男子笑了一下說。

「年輕人不要過早下定論，誰勝誰負也是未知之數。」

「死到臨頭還這麼的嘴硬！」

慕迪拿一個箭步衝上去想著故技重施，以右拳重擊擊倒，可是拳頭一碰上衣衫，一陣痛楚使手臂一點力也用不上。只見指骨中有著幾個微小的血洞，週邊更沾染著一些紫色的液體。

過了沒多久，他嘴角不自然地牽動一絲微笑，腦海更逐漸忘記剛才所發生的事，意識卻是清醒得很。快樂因子正逐步蠶食著他的思想，他忘記了在這裡的原因，卻對於身處這裡感到無比的歡愉。只要當下的開心，什麼未來的抱負及期望的那可需要講究？

「來吧朋友，上車，我們去天堂吧。」

快樂的慕迪拿笑笑的走到前面的黑色房車，拉開車門，慢慢的步進那個車廂。連環的詭計亦正在這空間當中，不斷擴大及重複著。

贊度夫的抉擇

「祿帛苟公爵的政權向來人神共憤，如今更濫用你的產品來助長他的無上權力，我們是時候起來為人民請命的。」

「人們真的會支持？」

「當然，以我迪西爾，副執行官的聲威，以及你，柏嘉贊度夫，Bethanam的神級傳奇人物，有什麼事我們辦不了的？」

「但是.....達芙她.....」

「我知道你擔心她的安危，不如這樣，只要你配合我們，等我結集所有人力物力一次過衝擊總部，相信他們也難以抵擋。」

「可是.....」

「不要顧慮那麼多，這個計劃一定沒有問題！」

迪西爾說完後就轉身離去，柏嘉贊度夫再次面對著離去的身影，思路再次轉動起來，陷入無形的空間中。

「柏嘉.....」

這次是達芙從他背後擁抱他，細小而幼嫩的手緊緊的環繞著他。

「怎麼了我的寶貝？」

「真的.....無法置身事外嗎？」

柏嘉贊度夫眉頭稍微一緊，隨即又恢復原本的面貌。

「小事一件而已，不用擔心.....」

「真的嗎？可是.....」

「不要怕親愛的，我會沒有事的。」

柏嘉贊度夫轉過身來緊緊的抱著達芙，這個他深愛的女孩，在這一刻，他感覺得到縱使失去了所有的東西，對他來說也不比這個擁抱來得滿足。

「好啦，我要出去一陣子了，很快回來，等我.....」

贊度夫穿上深紫色的西裝外套，然後走到梳化後。

「Lokubenda。」(設計台)

突然，一個玻璃圓筒形的平台瞬間圍住了他，盛載他去到下層的停車坪。坪內卻是空無一物，裡頭只有白色的四維空間以及中央的一張紫色座椅。

贊度夫坐在座椅上，背脊從容的貼在椅背上，然後他右手橫空一揮。

從他的左右兩側四維空間突然發射出強光，光束不斷的交錯而交織出藍光的平面圖。

慢慢的，平面圖成型而變做一架普通房車的三維外殼設計。

一把電子聲音迴盪著周圍。

「車身外殼的設計？」

「Mokugashin (克山熱岩鋼)，一種隸屬於火山岩種類的鋼製合金。」

「車身輪胎？」

「Lumgo (麥卡橡膠)，一種超乎普通韌度的橡膠。」

「引擎？」

「Danmasoi (八個引擎)」

「名字？」

「Acadoshinmozen (混沌)」

根據贊度夫導入的特殊電子碼，程式將平面設計的需求塑造成為獨一無二的模型。

紫色的流線克山熱岩鋼一件頭式的圍住了柏嘉贊度夫，令他自身也感到一股熱氣。

螢光黃的橡膠嵌在岩裏卻沒有因熱力而溶掉。

他撫摸著冰冷熱岩鋼的控制面板，他彷彿看到未來的情況將會如這車子一樣。

外頭熱烘烘的動亂，襯托著冰冷的現實鬥爭，而贊度夫確信這一切比任何事情來的複雜，那麼他自己應該如何自處？

潛藏

一陣痛楚刺激得慕迪拿從快樂當中醒過來，意識漸漸容讓眼睛建設面前的影像。烏蠅的嗡嗡聲不斷在他的耳間作響，使他生痛。

「啊，我們的散打王醒來了。」

只見那兩人拿著火把站在被綁的慕迪拿前嘲笑著。

「使武器的算什麼英雄好漢！」

「那又怎樣？看我們兩個這副相貌，是很難跟正人君子拉上關係的。」

慕迪拿凝望四周，隻見手腳都被鎖上手銬，而周圍隻有一片灰暗。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好！就等你死得瞑目。我們是6號區8號軍營第九小隊，簡稱689。」

「你們是曼迪連的人？那麼你為何不將我交給格爾瑪政府？」

兩人正想講話的時候，兩支黑短箭劃空飛過，貫穿兩人的喉嚨。血液飛濺在慕迪拿的臉上，像痕跡一般留在凹陷的皮膚層裏。

「慕迪拿！」

「歷查？你.....不是被他們抓住嗎？」

「我.....沒有事.....剛才趁他們沒留意的時候用短箭鬆了綁，你怎麼給他們抓住了？」

「還不都是因為你.....看到你被人抓住就追出去了。」

「真的不好意思，連累了你。」

歷查說著用短箭劃破纏著手的麻繩。

「還好啦，你也不是救了我一命，知道那些人是從哪裡來嗎？」

「曼迪連的.....」

「是格爾瑪的特種部隊嗎？」

「不是，也難怪.....村長他們老一輩都很少提起。」

「那麼.....他們是？」

「格爾瑪的宗主國。」

「宗主國？」

「對呀.....那也是三十年前的事。當時格爾瑪係西海強國畢格列頓在東海這裡的其中一個城鎮，亦是最繁榮的海港。但是因為近代曼迪連的崛起以及畢格列頓政權日漸衰落，曼迪連跟畢格列頓達成了協議，並立下公約，將格爾瑪收歸於旗下。」

「但是，格爾瑪為何變成自治區了？」

「這是因為公約當中列明曼迪連需要保持格爾瑪政府的獨立合法性。」

「不過.....他們怎麼插手了.....」

「正想問的時候給你兩支箭打斷了。」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

「格爾瑪總部，去找迪西爾談談，然後再從詳計議。」

「但是.....」

「不要再猶疑，再猶疑我們這兩條命鐵定沒有了。」

人民站起來

「格爾瑪的人民，你們快樂嗎？提起這兩個字，相信大家都覺得這種感覺絕對是主觀性的。但是，這個政府的元首顛覆了人們的一般想法。」

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正是烈陽黨的黨魁，霍達奧。

「在這幾個星期入面，我們舉辦過幾次集體的示威遊行。遊行裡面我們都領教過政府的「開心」攻勢，他們以高科技的產品想讓我們屈服於這次的抗爭。然而，我們是否要就此屈服，我們是否要眼睜睜看著自身的民主自由被剝削！現在，我們連管理自己情感的權利也沒有！如果繼續這樣，那麼生存還有甚麼意思？我們要起來，推翻這個祿帛苟政權！」

在霍達奧的煽動底下，為數不少的人民在台下擺出附和的姿態，但是有些人還是沉默不語的。

「各位市民，相信不用多作介紹。」

「迪西爾！」

「市民們可真熱情……有請為民請命的副執行官迪西爾先生。」

霍達奧隨後退到旁邊，示意迪西爾走到中央的咪高峰處。迪西爾眼神一晃，凝視著周圍的風景，卻看不見贊度夫的身影，心裏不禁升起一點兒不好的預感。

霍達奧見迪西爾有點呆滯，急忙輕輕的拍了拍他。

對，現在不再是考慮的時候……台下的人民都在等待這個時候——等待一個可以幫助他們挺身而出，建構民主的精神領袖！腦袋內的想法此刻支持著他的想法，使他不怕任何事情，邁步踏出他的權力之路。

「格爾瑪的人民！相信大家都怕，因為大家都看到政府多年來慢慢的剝奪人民的東西。不過現在大家都不用怕！我，迪西爾，將會帶領大家，撥亂反正，還給人們一個真正的格爾瑪！」

如雷貫耳的掌聲及歡呼聲確立了迪西爾的想法。

「好！那我們不要再猶疑！讓我們衝擊這個政府！奪回屬於我們的東西！十二月三十一！不再猶疑！」

」

人群所在的不遠之處，一架深紫色的車停在這裡，一個神一般的人摸著他的下顎，面部肌肉自然的露出一絲微笑。

他看著發光的示屏，十二月二十九日。

「迪西爾手腳果然快。」

看著這熱烘烘的氛圍，他已經盤算了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一下電話鈴聲打斷他的思緒。

「喂。」

「怎麼樣？」

「事情進展順利。」

「不會有意外？」

「暫時來說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就算有我也有後備方案。」

「好。」

「那麼零三三零，豬腳踭五一零。」

「沒有問題。」

電話隨即掛斷。

「宇普博士，你說……我做對了嗎？」

一句自言自語下，贊度夫陷入了一陣沉思。

豬腳踭

「要在這個暗黑的地下世界走出真的很不容易，從早到晚的走還是現在才回到市區。」

「這也沒有辦法，摩獄猩本來就偏遠，能在中途沒有遇上任何麻煩已經很幸運。」

「天色已經昏暗了，我們還是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不過，以我們的身份是要怎麼找啊？」

「沒有關係，我聯絡了我的朋友安德連，他說現在市區也挺亂，應該沒有空理會我們，所以也就不怕麻煩。」

「看來我們沒有其他方法吧。」

一架暗紅色的長方小型車飛快的朝他們駛來，使他們心裡升起不安。

「快走！」

兩人一陣狂奔，想著要擺脫這追兵，可是人卻沒有可能比車更快。很快的，小形車追過他們，並在他們面前停下，並降下了擋風玻璃。

「歷查，怎麼走得這麼快呀？心虛呀？哈哈.....」

「怎麼是你這個混蛋！這樣弄我！我還以為是敵人而怕得跑了整條街。」

「你們兩個都沒有給時間我解釋一下，我要踩盡馬力的才能追上你們！這位是？」

「哎唷，這麼久都沒有介紹.....他就是安德連，我的朋友。而這個就是我的死黨—慕迪拿。」

「你們到底闖了什麼禍？」

「唉，這個事情倒是挺複雜的。」

「好的。」

「欸！這輛車怎麼這麼窄的？」

「也沒有辦法吧。你以為我是富豪.....這裡貧富懸殊差距這麼大，我們這班窮人可是花了好多錢才買到一架比較像樣的車，拜託你們不要弄花！」

「好好的好的.....」

「豬腳踭是格爾瑪政府裡面其中一個公營嘅樓宇建設，由三十年前就開始幫助超過三十萬難民建設他們在格爾瑪的生活。到現在社會逐漸發達起來，一班又一班以前的居民脫貧走了出來，來到現在，格爾瑪政府劃分豬腳踭為難民集中營，超過八十萬的難民已經定居。」

「但是政府對於難民們有福利保障嗎？」

「保障？不要傻.....以政府現今的長官們，他們根本沒有心思去應付八十萬人的日常開支，我們每個人日日都拼盡全力才足夠生存。」

「這樣你應該同政府商討一下才是吧。」

「政府.....不要說笑.....現在政府無法無天的吧！在近兩次的遊行裡面，政府採取了Jeremy Bentham的新科技將我們的遊行示威全數瓦解。」

「Bentham？」

「你們這班紅水僑民不會知道的，Jeremy

Bentham是一個傳奇的品牌。他們的貨品往往代表著潮流的尖端，而Hedonist系列的產品是現代的標誌。領導這個品牌的人就是柏嘉贊度夫，一個傳奇人物.....」

說著說著，車子已經來到豬腳踭的屋村底下。屋村建築乃六角型的設計，中空的天井貫通天空，看到一點點的星光閃爍著。他們一行人來到電梯，按了一下五字。

「等一下！」

碧柏度

進去電梯間內的那人身上披著一件深紫色的西裝外套，但是慕迪拿他們也不大理會，自顧自的繼續他們的聊天。

「那.....你們知道.....那個贊度夫的人是長什麼樣子的？」

「我是什麼東西.....怎麼可能知道他的樣子！」

「不是呀，你之前不是說去過那個產品的發布會嗎？」

「那裡有這回事.....我一走到門口就有兩個警衛攔住我，要我出示張邀請卡才可以入去，無端端我又怎麼會有那張卡！」

「那麼你剛才講的都是廢話來的！」

「就是！剛才我只想要一刻的寧靜都沒有！」

「兩位大哥冷靜，電梯還有其他人，不要這麼暴力。」

「好...等你上到去你就知道代價！」

叮.....電梯在五樓停了一停，那個人走了出去，然後電梯門緩緩的關上。

「好的...現在電梯裡只剩下我們三個人，不用說這麼多，大刑侍候！」

「兩位先不要那麼激動！我雖然沒有見過他，但是我朋友是個記者，所以他一定知道那個人是怎樣的。」

三人一番擾攘之後，電梯停在十字樓，門外的冷風輕輕吹，腳步踏出的一瞬間，兩旁的鐵門靜靜的佇立，沒有發出半絲聲響。

叮噠.....傳統的門鐘聲悠悠回響，鋼鐵徐徐的摩擦。鐵門慢慢的開出了一小條縫隙，一把低沉的聲音透徹而出。

「是誰？」

「鋼牙佬，不用扮這麼陰森！」

「搞錯呀...這麼快就拆穿我！」

「你扮得這麼差...是人人都知道這麼早那些鬼都還沒有食飯啦.....啊，佢就係我嘅同屋主，鋼牙佬，係翔鋼實業.....」

「翔鋼實業！就是你這間實業想我們連祖屋也雙手奉上！你這個吸血鬼！只知道奪人家產去餵飽自己，我受夠了！」

歷查說完右手從背後拿出鋼刀倒頭一劈，眼看鋼牙佬快要被劈成兩截，安德連自知自己力量不及歷查，惟有向慕迪拿求救。

慕迪拿嘆了一口氣，左手從大衣內飛出兩枚鐵釘。

歷查感到右方的勁風，忙徹刀擋住鐵釘的來勢。隻是鐵釘已經貫入刀身，眼看就要穿過刀身的時候，歷查右手一甩，鐵釘瞬間止住了來勢。

「歷查！如果他們真的是那些吸血鬼，那麼他們應該不用那麼倒霉住在這個類似貧民窟的地方受到歧視以及侮辱吧。」

歷查看了一看周遭的景致，隻見牆壁周遭的石灰已經剝落得很嚴重，有些地方更透出有銹跡的鋼筋出來，而且天花更是凹陷了。

「你看到了？」

歷查冷冷的收回鋼刀，向鋼牙佬說道。

「真是不好意思，是我誤會你了。」

「不用不用，我明白你的心情。」

「哎喲！你們在這裡這麼嘈吵做什麼呀！我可是還在睡夢當.....中.....你們是誰？！」

眼見歷查還在平伏他剛才的心情以及剛才所造成的尷尬場面，安德連忙打圓場，「哎喲這兩位是我的朋友啦，歷查、慕迪拿。他就是我所說的那記者朋友.....」

「噢，我很清楚。」

他抹了一抹眼睛，靜靜地說道。

「他們兩人是著名的通緝犯，可是大紅人來的。」

「那你是要抓我們去給狼頭隊嗎？」

「哈哈，別誤會，我叫碧柏度，光明報的副編輯.....你們是安德連的朋友，我可不會陷害你們。」

「那麼.....」

「有什麼請教的？」

「我們想知道柏嘉贊度夫是誰？」

「哈哈，他近來的聲勢可是響得很。」

「我們知道你見過他，想問你他是什麼的樣子？」

「他.....高瘦身形，樣子挺俊美的，不過最主要的是他的服裝無論是什麼樣款式的都是紫色，頭髮永遠都是那種洋蔥頭。」

「什麼！」

「歷查.....為什麼這樣的大驚小怪？」

陰謀

「你不記得嗎？剛才我們進電梯不是有個洋蔥頭，穿著深紫色西裝的人嗎？」

「會不會是你認錯了人？」

「對啊.....剛才我們都沒有留意，為什麼你記得那麼清楚？」

「你不要管，這不是重點啦！主要的是我真的看到那個穿紫色西裝的在五樓走了出去。」

「一個大人物怎麼會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出現呢？」

「什麼不可能.....這些商界人物總是需要一些低俗的地方去協商一些低俗的事情吧。」

「是嗎？那麼為何我們不去刺探一下他們到底在盤算什麼？說不定.....我們會找到為何格爾瑪政府要重建紅水僑區域。」

就這樣，我，安德連，歷查，以及碧柏度一行四人躡手躡腳的從樓梯走下五樓。

來到剛才電梯的位置，隻見左右兩方都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安德連示意分開兩邊，而我和鋼牙佬走左邊。

根據碧柏度的分析，豬腳踭的設計屬於六角形，一條走廊貫穿了所有住戶，除了電梯以及旁邊的樓梯，這裡是沒有任何逃走路線。

「聽你們剛才說的，你們好像是紅水僑民是吧？」

「對啊，我們家在紅水僑紮根了很長的時間，所以我絕對不會允許任何人影響紅水僑區域。」

「政府的決定一定是錯嗎？我明白對於改變紅水僑區域，僑民一定會有不捨的心情，但是國家發展永遠是以大部份人的利益.....」

在他一邊說話的時候，隻聽到另外一把低沉的聲音在迴盪。

「這個迪西爾！膽敢聯同烈陽黨那班鼠輩反抗我！」

「其實公爵大人毋須懼怕迪西爾的反抗，反正你已經手握Hedonist XD這個強力武器。」

聽著這對話內容，相信應該是他們，兩位在格爾瑪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在交談。

「Hedonist XD

沒有錯可以讓反抗的人短暫的沒有思想，但是藥力也相對較輕。況且，以迪西爾家族的財力，要購買Hedonist XD並不難，他大可以橫掃所有門市現有的Hedonist XD與我們抗衡！」

「那麼公爵的意思是.....？」

「立刻停售所有所有Hedonist XD的門市。」

「對不起，這個是不可能的。」

「你這什麼意思？」

「你要知道，Hedonist XD

當初設計的原意在於零售服務，讓多一點的人享受快樂的滋味。而且，市面上超過40%的人每日都購買hedonist XD，如果就這樣停售，那麼很難跟這麼多市民交代。」

祿帛苟公爵聽完之後表露出一點無奈，但是亦同時了解到當中的無可奈何。

「如果是這樣，那麼不知道贊道夫先生有沒有更強力的素材幫助政府維持國家的安定繁榮？」

「這.....也不是說沒有的.....」

我和碧柏度在牆外平息靜氣的探聽著更多，但是一下震動聲破空而出。

下一步

「誰！」

祿帛苟公爵的聲音聽上去有點焦急，正想奔走出門的時候，贊道夫突然揚聲道。

「不用麻煩祿公爵，這些小事還是讓我去解決。」

我跟碧柏度忙衝到電梯大堂前，只見安德連以及歷查均對我們的表現感到大惑不解。

不過，當他們看見一股煙霧飄來的時候，一剎那間他們明白了，然後很快的，就跟隨我們的腳步走到電梯裏。

「你們兩位是惹了什麼麻煩回來啊？」

「我說歷查你是不是有點笨過頭？難道你不覺得這種煙霧有點兒熟悉的嗎？」

「你這樣說該不會是……」

就在他講話的瞬間，一把低沉的聲音悠然地響起。

「就這樣聽了些東西然後溜走是一個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啊，還是先嘗試一下我的新產品再走也不遲。」

」

就在電梯關門之際，一張白色的鐵片從罅隙中穿越過來。

「這張是什麼來的東西啊……」

「歷查……不……」

還未說完，歷查突然一下子不見了。

「這是發生了什麼事？」

碧柏度流露出一種極度的恐慌，這種面容就是我到現今為止仍然歷歷在目，我看看安德連，只見他則嚇得趴在地上發呆。

在另一邊廂，只見霍達奧以及迪西爾跟他一眾謀士在烈陽黨總部那裡商討關於接下來的抗爭行動。

「霍達奧，事情一切還進行得順利嗎？」

「報告副執行官，所有東西依照計劃進行。因為到政府總部那裡隻有一條通道，所以沒有太多的計策可以採用。」

霍達奧一邊解說，一邊用手指著用激光投影出來的三維地圖。

「根據資料顯示，狼頭隊所配備的是衝鋒槍，以及狼頭棍，長期接受軍事式訓練。除此之外，他們各人還配有一盒十五片裝的Hedonist XD，一片Hedonist XD足以應付一百個反抗者，實力非常的強大。」

「那麼我們……」

「照你的吩咐，我們從市面上收藏了近一萬盒的Hedonist xd，但是現在雙方也配備了防護性極強的面罩，那麼決定一切的將會是大家的戰力。」

「我相信我們會贏的！」

「也不要太樂觀，我們的反抗軍大半數都是平民而已，與敵軍一戰恐防我們隻會落得大敗收場。」

「不用怕，我有秘密武器。」

「什麼秘密武器？」

「這……我自然會有安排的。」

「迪西爾公爵，凡事要知道進退，不要太過衝動而淪為他人的棋子。」

「難道你不相信我的決定！」

「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只是……」

「也沒有只是！相信我……明天過後，這地方將會換上新的旗幟。」

我明白霍達奧你的擔心，但是這事情知道得越多，你我也會陷入非常的危險。心中正盤算著錯綜複雜的關係時，會議室的燈光突然間變得閃爍起來，讓心情也變得忐忑起來。

計畫

「嘟嘟嘟.....」

「喂？」

「一切事情已經準備妥當。」

「會否有風險？」

「放心，那白痴十分信任我，相信問題不大。」

「這樣最好，那麼.....」

「0630，米達菲爾街789號。」

「那裡好像是納茲爾伯爵的府邸，守衛森嚴，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普慕艾●納茲爾的家族世代輔助政府，幫助元首們處理各式各樣的問題，而他們家的地堡直接連系到格爾瑪地區的總部。」

「納茲爾是不會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還記得上一年的波哥安地區發展規劃案？」

「當然，那年納茲爾成立的列哥布實業參與波哥安發展案的競投，但是地區發展局沒有將發展案給予列哥布實業，反倒將發展案交予本土工業龍頭翔鋼實業。」

「這樣不可能.....」

「還有三個月前的光諾森金融法案，肇事的祖安連以及爾巴普兩間金融資源公司都是納茲爾旗下重點投資的項目。」

「那麼，是.....是說明祿公爵有意.....」

「沒有錯，有意打擊納茲爾的權力中心。」

「這樣.....」

「明天你有十五分鐘時間說服他，這樣.....」

「我就可以掌握納公爵長久建立的瘋藍衛隊。

那麼.....」

「我們就可以完全掌控大局。」

「果然是迪西爾執行官。」

「全局還是需要慕迪拿先生的全力協助。」

掛斷電話的我凝望著窗外的景色，這個賭注會否下得有點兒大呢？

這個城市，格爾瑪，佇立著一棟又一棟磚瓦堆砌而成的大樓，隱約還看到一個個人們走來走去。

這個繁忙的都市，非常的美麗。然而，這些先進科技以及堂皇建築背后的隻有更多的腐敗以及破碎。是我從小到大成長的都市嗎？這個景象完全跟我想像中的現實不符。

「為什麼到這麼晚還不睡覺？」

依舊的穿著那粉黃色洋裝，一副瞪大眼睛水汪汪的瞪著我的可愛樣子，讓人疼惜不已。

「達芙.....」

「又在想明晚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

「我也是有看電視的好不好！明天是大游行，政府那邊應該不斷逼你交出更多產品舒緩緊張的局勢吧？」

「達芙，我.....」

「我知道你不想我多理會你的事業，但是.....這些都很影響您欸！我隻是.....隻是.....不想你傷害自己而已。」

「我知道了。」

「我用指尖輕輕的撫摸著達芙的臉龐，額頭輕輕的碰觸交會，在這刻，我感覺到我們的思緒在交聚。」

」

「柏嘉.....你要知道，我不是有意的去插手你的生活.....只是.....」

「我明白你是想我好好的照顧自己。」

達芙微微的一笑，然後說道。

「來吧.....我想，你也應該累壞了吧。」

我躺在達芙的大腿上，眼睛凝望著房子的天花板。

「讓眼睛休息一下吧.....這幾天你東奔西跑，忙碌不停的也沒有很多時間留在家裡.....」

看著達芙緊張的神情，也許，現在所預期的結果並沒有像現在的一樣這麼幸福。

其實.....我看著達芙.....這個眼前的她，就是一直我追求的最大幸福。

不過，在這之前，宇普博士的研究還是首要的目標。

「芙.....我還有點事要做，不要等我的門。」

目光遠遠的目送著慕迪拿走出門口，這個有著謎般魅力的男人，但是心裡所感覺到隻是有點兒的忐忑。

搭乘透明玻璃而成的電梯慢慢下降，由陽光透射進來的廳堂變得幽暗起來。

黑暗過後，電梯門開啟了，映入眼帘的是一個幽暗的空間。裡頭有著一個被光磁鎖鏈鎖著的人，而這人正正是被白卡禁錮的歷查。

「你是誰？」

歷查不斷的掙扎，倔強地緊閉著口。

「你知道我肯定有其他方法讓你完完全全的告訴你。」

「你妄想！」

「還真的是口硬.....那麼就不要怪我。」

米達菲爾

清晨的旭日徐徐升起，正逐步的照亮那漆黑的城市。

離米德菲爾街以及迪西爾的府邸當中間隔著幾棟大樓，越過摩司伊廣場，然後走上悉隆大道，再來到米德列區。

米德列區是納茲爾的權力核心，所以可以清晰看到瘋藍親衛隊在街上到處把守。就如慕迪拿所說的一樣，莫說是溜進去，就連普通的走在街上，也會被輕易的認出我的面容。

在他的思緒還在腦海盤算之際，一名瘋藍隊，身穿海藍色軍衣走過來。

怎麼辦呢.....他不斷盤算著，然後右手探入懷裏準備拿著佩槍的時候，一下震耳欲聾的聲響油然在耳。

那名瘋藍兵見狀，惟有先撇下他過去巨響發生的地方一探究竟。

他不期然一下深呼吸，然後繼續向米達菲爾街進發，但是為免再卷入什麼麻煩，還是找另外一條通道為妥。

於是，他眼光審視著周邊的建築，赫然發現街道對面有過水渠蓋。

「還好有這下水道，不然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他一邊喃喃自語，一邊走在寬闊的下水道，那污水的味道可謂非常的令人反胃，令迪西爾不得不用大衣掩蓋著鼻子，以防吸入太多毒氣。就這樣走過了隧道，迪西爾隱約看見前方有一道鐵閘，而守衛著的是兩個瘋藍隊，休閒的坐在鐵閘前玩著卡牌。

「這個沒有安全感的老鬼最近不知犯著什麼事，連下水道的防衛也不放過。」

「就說嘛.....這條又臭又臟的下水道會有什麼人經過啊？」

眼看前方的鐵閘兩邊是出水口，迪西爾忙閃身走到其中一邊藏起來。

「據說今天烈陽黨會伙同那個副執行官進行大游行，也難怪那個老鬼有點擔憂。」

「那麼為什麼老鬼沒有派遣軍隊幫助政府鎮壓呢？」

「你不是吧.....看新聞也知道那個老鬼與祿公爵根本就不和。」

「但是.....」

「你也不是不知道這個老鬼是見錢眼開的，這個祿公爵甫一上場，一次過將老鬼的計劃全部撤銷，這樣你還覺得他會插手嗎？」

「不過.....他的家族.....」

「家族又怎樣？你覺得那老鬼還會死守那些傳統這麼沒有價值的東西嗎？」

「是嗎.....」

迪西爾猶如夢魘一般突然出現在兩個士兵面前，直叫他們嚇得半死。

在一剎那間，那個相對少說話的士兵拔出腰間的佩劍直取他的咽喉。

當然，迪西爾也不是省油的燈，左手順著劍身襲向士兵的面門。然而，另外一個士兵也反應過來，並且一下右勾拳擊打他的腹部。

果然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瘋藍隊，迪西爾心想，但是現在也沒有空余時間讓他喘息。

強忍著痛楚，迪西爾從懷中抽出匕首迅速的劃過兩個士兵的頸項。

還是別要浪費時間，找公爵談判要緊。

打開下水道的鐵閘，走上碉堡的樓梯，兩旁的牆壁隨著年歲的流逝而有些石堆剝落下來。

走上螺旋式的樓梯，迪西爾總是感覺有點忐忑，可能是整個過程未免有點過於順利。

就在他思考期間，他赫然發覺這座樓梯有點古怪。向著上下張望，這樓梯就像沒有盡頭似的，讓迪西爾不自覺有點兒心寒。

「我說副執行官大人，怎麼這麼有空來到我的碉堡裡參觀？要嚮導嗎？」
隨後，腳下的樓梯突然間消失不見，迪西爾見狀忙抓住兩旁凹陷的位置，想要撐起身子來。
反應倒是挺快的。
唸一聲過後，兩邊的石牆剎那間變成滑溜的金屬牆，淒厲的慘叫聲從迪西爾不斷下沉的身軀發出，回蕩在這幽閉的空間裏。

身世

「到底剛才的白卡是什麼東西？」

「慕迪拿.....我勸你還是不要管這一趟事。」

「你這是甚麼意思碧柏度！這件事情關係到我朋友歷查的安危，就這樣放著他不管我做不到！畢竟，一路走來他都是與我並肩作戰的戰友。」

「慕迪拿，我是很明白你的心情。」

安德連搶在碧柏度面前回應，聽上去語氣有點兒感到急促。

「歷查也是我的朋友，我也不會想看見任何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他的身上。不過，這件事情牽連甚廣，並不是靠你一人就好以搞定的。況且，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還是不安全。」

坐上安德連的紅車，車輪飛馳的劃過地面，窗外的景色猶如光速般向後退。

就這樣，車子一直向前奔馳到一片荒蕪的草地。

自安德連帶著我們駕著車一路飛馳的時候，車廂早就回復到一片寧靜及沉默當中。

「究竟，這白卡有著什麼來頭？」

我重新提起這件事情，指望其他人可以協助我一趟，碧柏度表現得無可奈何，然後長歎一聲。

「在格爾瑪政府還沒有收歸到曼迪連的領土時，畢格列頓將格爾瑪領土的統治權分到四個家族，這你有沒有聽說過？」

我搖搖頭，回道。

「長老從來不會提起格爾瑪的事.....」

「這也難怪，的確沒有人想提起.....北方的紅水僑區域，專職農務；東方的歌德菲家族，也就是烈陽黨的起源，專職工業；南方的就是普慕艾家族，世代守護格爾瑪政府，是商業的翹楚.....」

「那麼.....西方是？」

「西方一帶從畢格列頓統管時代開始就是一片混沌，那邊長期陷入紛爭，沒有人在那裡可以立足。」

「但是現在的西方.....」

「直到.....」

他頓了一頓，然後接著道。

「直到一位畢格列頓將軍單槍匹馬的將整個格爾瑪西方統一起來，並且建立起當時的軍事強權。」

「他是.....」

「暴神革曹，一個善於工業製造的士兵。」

「那麼這贊道夫是革曹的後人嗎？」

「詭異的點就在這裡.....」

安德連接著說下去。

「革曹的家族早在格爾瑪收歸曼迪連的時候被格爾瑪政府肅清了。」

「原因是.....」

「根據很多人的推論，這是因為革曹家族竭力反對曼迪連的收編有關，但是詳情不是清楚。」

「那麼.....這跟那白卡有什麼關係？」

「剛才我們眼見的白卡.....是暴神的兵器之一，囚獄修羅牌。」

「什麼來頭？」

「別小看這白色的卡片，任何人觸碰那卡片所爆發的煙霧會立刻被傳送到一個虛無空間，然後慢慢的折磨至死。」

「那麼.....歷查不就是必死無疑？」

「也不是沒有辦法的.....」

「碧柏度，你是否有什麼方法？」

「這著是有點危險，但是為著歷查也是沒有辦法。據說柏嘉贊道夫有一個女伴長期居住在jeremy bethanham的大樓內，只要我們抓住她，那就萬事都可以商量。」

「這不可以！」

「慕迪拿，這不是婦人之仁的時候！」

「安德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們不可以將我們現有的感覺加諸於其他人身上。」

「那麼要不我們先會合烈陽黨的大隊，再謀求對策？」

此時，碧柏度終於開口提出意見。

「烈陽黨？難道你是說霍達奧？」

「慕迪拿你認識他？」

「是有一些嫌隙……」

「怎麼可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中間可有著一段故事……」

「那麼我們先到那裡再商討吧，不然以我們現在的處境還是非常危險。」

革命背後

「副執行官大人.....」

一把蒼老的聲音傳到迪西爾的耳際，使他從昏沉中起來。掃視著身旁，那把聲音來自於一個老人。留著灰白的胡須，高挑卻又瘦削的身材，這個目光銳利的老人就是納茲爾。他悠悠的吐出那幾個字，站在這個空間，緊緊的盯著迪西爾。

「怎麼大人有這個閒情逸致來光臨寒舍，或是應該說.....不請自來？」

他右手一舉，四方的牆同時地投映著一段畫面。

只見站在中間的是烈陽黨的霍達奧，拿著咪高峰，身后有兩個拿著旗幟的年青人。

「十二月三十一日.....讓我們不要再被欺騙！不要再被騎劫！還政於民！佔領權力核心！」

「還真的有點能耐.....」

四面牆的投映停留在還政於民幾隻大字中，然後納茲爾慢慢的走到迪西爾跟前。

「你這算什麼意思！」

迪西爾沉默不語，空間迴盪著的隻是納茲爾的回音。

「還政於民？你知道現在這群人是什麼人嗎？他們是一班得一想二，貪得無厭卻又不肯付出的人。將權力下放給他們根本就不值得！」

「是嗎？」

「當然！如果讓政府完全聽從市民意見，這根本就是將整個格爾瑪區推上絕路！」

「說到底，這不過是你害怕民主推倒你現在所擁有的一切而已。」

這次換著老人沉默不語.....

「你少給我裝傻，多年來你旗下的物業控制了市場多久的時間，榨干了市民多少的財產，我想我不需要說你也非常清楚！」

「聽說.....這趟你過來可是有求於我，怎倒反過來訓導我呢？」

「你這個假裝仁義的卑鄙小人別說的這麼好聽！講到底.....你不過是利用市民來達到你的權力寶座而已！」

「祿公爵一倒台，以前他阻撓你的計劃我一概將它們歸回你的掌控。」

「哈哈哈哈哈.....」

納茲爾的笑聲迴盪著整個空間。

「一開始還說的這麼義正詞嚴，冠冕堂皇，其實都是裝飾！不過我不怪你，人本身就是一種為自己打算的生物。」

「還說這麼多廢話！快點準備你的瘋藍隊，不然我倒台了，你也沒有好日子過。」

另一邊廂，游行的大隊又一次集結在維斯安迪公園。人民慢慢的集結，由少變多，並且由安吵鬧變得安靜。每一個人好像都是在平息靜氣等待著，仿如黎明前一樣沉寂在黑夜裏。

在公園的西邊佇立著幾個白色的帳幕，插著數支火紅太陽的旗幟，赫然是烈陽黨的集結地。帳幕旁還有一個用木板臨時搭建的舞台，像是用來演講的。

此刻，霍達奧坐在帳幕中，與幾位有著軍事訓練的黨員對著眼前的局勢進行討論。

突然間，一位黨員衝了進來。

「在公園西門截停了一架紅色瑪嘉，車上有個中年男人叫碧柏度的說要找你談談。」

「碧柏度？他一個人？」

「不是.....還有兩個男人，但是看不清樣子.....」

「這樣.....先請他們進來吧，你們先出去，不要讓太多人知道我們的全盤計劃。」

吩咐好后，霍達奧不禁陷入了一陣沉思。到底碧柏度這家伙是來幹什麼？有什麼目的？而且，還有兩個來歷不明的人.....

「霍達奧。」

「怎麼這麼好意思來探望我？還帶來.....噢，這位是你的室友安德連是吧？」

「你好。」

「哈哈，那麼.....這位是？」

「這位是我的朋友慕迪拿，他說他之前已經見過你？」

「我說老朋友你也不是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見過他我是不太可能會忘記的。小兄弟，你確定你真的見過我？」

「之前我和我的朋友曾經到摩獄猩拜訪過名叫霍達奧的，但是那天見面的卻不是你.....」

「哈哈.....小兄弟，我看你是給人耍了。格爾瑪市內誰都知道摩獄猩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我們這些議員是不可能住在那兒的。」

「不是說有些富豪都會住在那兒的嗎？」

「當然.....但是那些富豪們如果身處格爾瑪市我想他們都要吃監牢飯。」

「什麼.....」

「我想，你是被你的同伴誤導。」

「怎麼可能.....歷查他與我一起生活及長大.....這.....」

「被出賣的感覺是很難去相信或是適應，但是不要太過天真.....」

「我才不相信歷查會欺騙我，肯定是你！」

慕迪拿按耐不住的拿起旁邊的佩劍指向霍達奧。

「你這個騙子！拿一個假的來欺騙我們，我要殺了你！」

一切就緒

「如果是我，我大可一早殺了你！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慢慢的，慕迪拿放下佩劍，然後跌坐到地上。

「你說的對.....」

「放下執著吧.....現實還有一場更重要的仗需要你，碧柏度.....相信你還有更多情報的吧？不然你不會冒著生命危險的來找我。」

「哈哈，還是霍達奧你聰明。我們昨晚發現祿公爵與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會談。這位人物在現今的社會上舉足輕重，地位超凡.....」

「不要拐彎抹角.....誰？」

「柏嘉贊道夫。」

「我也知道這個人有點不尋常，不過倒沒有想到他跟祿公爵勾結了起來，這個情況對我們可是非常不利。」

「為什麼？」

「這個道理很簡單.....現在兩方所依賴的武器是.....」

「Hedonist XD」

「如果這位人物站在祿公爵那一邊，那麼我們何謂輸了大半。」

「情報還不止這些.....」

「噢，當中另有內情？」

「這位大人物還手握著一件舉世無雙的凶器.....」

「什麼東西這麼傳奇？」

「囚.....獄.....修.....羅.....牌.....」

「竟然是這樣.....事情倒真的挺複雜.....」

不過在我們這邊也沒有甚麼能做的，現在惟有依靠迪西爾那邊跟納茲爾的談判。」

「霍達奧.....」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人影已經走進了帳幕——迪西爾。長著滿臉的胡子，跟當初他在紅水僑時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

「迪西爾.....」

「你是.....？」

「我是慕迪拿.....難道你忘記了？」

「噢.....兄弟！」

兩位久違了的兄弟來了個擁抱，見證了歲月的流逝。

「近來好嘛？」

慕迪拿沉默不語，眼角不自覺的滴下水珠，迪西爾見狀隻能輕輕的拍了他肩膀一下。

很快的這個難捱的時間就要過去，再撐一會兒吧。

「迪西爾.....與納茲爾的談判怎麼樣？」

「很順利。」

說完後他右手一揮，幾個瘋藍隊徑直的走來。

「他們是.....」

納茲爾的親衛隊瘋藍，每人都是接受嚴格訓練的士兵。

「好！想不到迪西爾你這麼利害可以說服他，那麼是時候行動了。」

正面交鋒

接著霍達奧與迪西爾留下其他人在帳幕，然後走出外面的平台。

慕迪拿揭開帳幕，只見草地外早已坐滿了人，而且還隱約看見外頭還有一些人們在走進來。

目光轉向台上，霍達奧已經拿著咪高峰。

「各位市民，感謝各位勇敢的踏出這一步，因為這一步並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邁出，咳咳咳……」

這些就是政治家的個人魅力，他一開口，整個地方的注意力都歸到他那邊。

「這一步……關係到的不僅是你們自己的未來，而是你們下一代的未來！走到這裡，證明你們已經不能夠再忍受，再容許祿帛苟這個山埃政權繼續遺害格爾瑪！」

講到這裡，我看見很多人無不咬牙切齒或是握著拳頭，證明這個政權是多麼的腐敗。

「我們，格爾瑪的市民，要掌握自己的未來！不做快樂的奴隸！」

霍達奧的一番說話可謂激起千重浪，立時很多市民都大聲疾呼，要立時擊倒這個黑暗的政權。

眼見觀眾的情緒已經被堆起，霍達奧立馬將發言權交給迪西爾。

「我想各位都受夠了！現在就讓我們沖擊格爾瑪政府總部！還政於民！結束極權專政！」

迪西爾甫一說，那些人們已經迫不及待的越過維斯安迪公爵公園向政府總部出發。

他們，沒有拿著什麼利害的武器，只有一顆不平的心，要為他們所執著的公義而去抗爭！

凝視著窗外越來越多的人逼近格爾瑪政府總部，祿帛苟公爵的心越發的感覺忐忑不安。

這份不安驅使他打下這通電話。

「冥……先前跟你說的那個計劃進行吧，我還是感覺有點不對勁。」

咚咚咚……開門進來的是柏嘉，這個神話般的人物。

「祿公爵……」

「計劃進行得怎樣？」

「大致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現在是要等時機。」

兩位權力上的頂端人物看著那些不停逼近的人群，那些螻蛄們在他們的布局中就象棋子。

「打倒極端霸權！結束獨裁專政！」

在震耳欲聾的人潮聲底下，市民們操著腳步來到柏比安大橋，這通往政府總部的主要通道。在他們看來是惟一的通道，而迎接著他們的狼頭隊在另一邊廂蓄勢待發。

甫一看見橋頭上出現市民們的身影，流光樺子爵忙下令道。

「來！防衛我們的城市！守護我們的家園！保障我們的核心價值！」

「什麼東西啊……這些應該是我們的口號吧！」

「我說安德連你就要多學習人家的臉皮這樣幾呎厚的。」

「才不要……這跟小丑有什麼分別啊碧柏度！」

「分別可大的很！至少小丑還是人，但是……至於他……」

慕迪拿看著這個子爵，眼睛小小的，鼻子扁扁的，嘴巴卻異常的大，心想這人還真是長得有點奇怪。

反應過來的時候，幾朵煙霧雲已經在前線爆開。煙霧的到達之處，所有都變得毫無還擊之力，反倒成為狼頭隊的人肉盾牌。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的……」

「放心，霍達奧有方法的。」

果不其然，幾朵相同的煙霧四面八方的襲向狼頭隊的所在。原本還非常自傲的子爵此時臉青得像僵屍一樣，忙逃到政府大樓內。

被遺棄的狼頭隊此時都方寸大亂，每個都朝大門進發，但是很快的都被煙霧給影響了。

「各位市民，政府軍的無能程度已經使他們現在龜縮在大樓內不敢與我們正面交鋒！讓我們繼續勢如破竹的抽出祿帛苟！還政於民！」

透過煙霧的掩護，一行市民已經來到門口，正要破門而入的時候。

嘭嘭嘭嘭嘭……

最基本的武器還是來了.....

然而，更多的是當慕迪拿看見這場景的時候，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門前一排五個的被禁錮懸浮在半空，表情極其痛苦。

另一邊廂

「是……」

「囚獄修羅牌……」

從門後走出來的人拿著一疊白卡，臉上滿是刀疤。

「想過來……別！妄！想！」

「這個人是誰……怎麼會拿著白卡的。」

慕迪拿不解道。

有幾個高傲的傢伙不知就裡的踏前幾步，然後又是嘖嘖幾聲。

「不！要！逼！我！」

霍達奧見狀，手心一緊，大叫道。

「大家先撤退，讓我來解決他！」

眾人向兩邊退開，讓出一條通道給霍達奧通過。只見霍達奧手持著一把匕首，並且配著鐵鏈扣在右手手腕上。他站在橋沒端與那個拿著白卡的人對峙著。

「迪西爾，接下來的事情就拜託你在下方領導的瘋藍隊了。」

「想單挑嗎？」

「當然，我可不想我的人民受到任何傷害。」

「好漢子！那麼我們憑實力定勝負。」

「本人霍達奧，未請教……」

「法格林，革曹家族第二十五代傳人。」

霍達奧下意識的冷笑一聲。

「隨你便。」

「革曹家族不是被滅盡了嗎？」

「當然，但是此舉有震懾對方的作用，加上法格林也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戰士。」

看著祿公爵的眼神，柏嘉了解到的是與霍達奧截然不同的氣質——惡毒，狡狴，邪惡。

在另一邊廂，迪西爾帶著瘋藍隊從納茲爾的地堡出發，他們小心翼翼的進發，路上安穩的令人有點不安全感。

突然間，一陣聲響逼近，迪西爾與那些衛隊忙躲到牆邊。

慢慢的那聲響越來越近，使迪西爾的手心不住地冒汗。他向對面的瘋藍衛長稍微示意，並且指著那聲響的來源。

那衛長好象聽得懂似的，一輪手勢動作，幾個瘋藍衛已經直奔那聲音的方向。

他們奔去過後，聲音瞬間停止了，然後隔一段時間，那聲響復又張揚起來。

隆隆聲過後，一架鐵貨櫃車駛過來，迪西爾正想閃身的時候，隻見駕駛的是兩位瘋藍衛。

迪西爾朝著他們舉起大拇指，但是他們卻毫無反應。

衛隊們隨後登上貨櫃，隻見貨櫃裏擺著很多清潔用品。然後，那領頭的一個手勢，全部衛隊們幾乎是同一個時間脫下衣服來。

那衛長看我這麼疑惑的，笑了笑，然後再一個手勢。

之後，他們紛紛換上了清潔人員的工作服。迪西爾此刻猶如如夢初醒的一樣，但是另外還有問題要解決。

怎麼進去呢？

就在他們思考之際，嗚嗚的聲響轟然響起。

大戰一觸即發

「喂！你們這班清潔人員是想要怎樣！地方還沒有清潔好就走？快點給我回來打掃干淨！」
這下警號可謂是天助我也，迪西爾心想，這完全解決了剛剛的問題。

貨櫃沿著路駛到格爾瑪政府總部的地底下，透過駕駛座的鏡頭，迪西爾看見一個大鐵閘，而閘后的是又一道地下門。

穿過門原來是一個停車場，看似周邊都沒有任何守衛的樣子，但是迪西爾還是不太放心，所以叫衛長派遣兩位探子先與前方駕駛座的隊員會合然后刺探一下。
看著衛隊身上的鏡頭，周邊的情況看似沒有任何問題。

「各位手足，我知道我領導你們的時間沒有很長，但是我要你們知道現在你們所做的並不是為我做的。推翻極權政府得到最大好處的不是別人，而是你們每一個人！所以，記住你們所做的是為著人民！」

回到橋上面，一場純粹武力上的角力展開。眼見敵人的身材及身高有著明顯的優勢，霍達奧忙祭起手中的飛刀來個遠距離攻擊，但是法格林沒有作任何閃避，隻是任由霍達奧的飛刀襲來。
飛刀擊向法格林處，只見身上的確有著幾條血痕，不過都是淺得可憐。

「原來是個有氣無力的將軍……」
聽到法格林的冷嘲熱諷，霍達奧的怒火不禁向上升起。

「你會為你所說的話而後悔！」
被激到的霍達奧無論速度及力量也有著明顯的加快加強，但是法格林的動作比起他還來得快。

「你的程度值得我拿出我的拳套。」
說罷後，兩隻鐵拳套從門後飛出來襲向霍達奧。
兩道拳套猶如銀光使霍達奧不得不撤回攻勢然后用鐵鏈扣住它們的來勢，但是那力量還沒完全卸掉的時候，法格林已經欺近身來戴起拳套，並且運用自身的沖擊力將霍達奧震開。

「現在……要退走還來得及……」
被震飛的霍達奧硬著身起來，吐了口血，說道。

「自由……從來就是要付出代價！啊！」
一聲大喝，霍達奧再次揮舞著鐵鏈，逼得法格林節節后退。那鐵鏈活象一條靈活的響尾蛇襲向法格林。然而他也不是省油的燈，雙臂一振，突破了霍達奧的鐵鏈網羅，並且雙拳合緊一推，再度想重創霍達奧。

兵一聲，突然間拳套不知道碰上什麼力量改變了方向，然后霍達奧趁著這個空隙，鐵匕首往法格林胸膛一送，貫穿身體而死。
原本連帶那些被修羅牌囚禁的人此刻亦被釋放出來。

霍達奧正想站起來喝采的時候，一下閃光在艷陽底下飛揚。他有點茫然，但是臉上仍挂著笑容。

一人倒下 革命之火 不滅

然後唸擦一聲，他感覺到有些東西在貫穿他的身體，但是，他不願相信這是真的。

「霍達奧！」

碧柏度呼喊著，然後搶到他跟前。

這刻，整座橋有著前所未有的寧靜，大家都為著這個有著民主代表性的人要離去感到惋惜。

霍達奧與碧柏度說了不夠兩句後，碧柏度去到慕迪拿的跟前。

霍達奧要跟你說幾句話。

來到霍達奧的跟前，只見他腰部不斷的滲著血，甫一見到慕迪拿，他緊緊的抓住慕迪拿的手，然後低聲說道。

「剛才感謝您。」

「你是這裡的支柱，不能死。」

「我.....活不久.....」

然後他示意碧柏度拿來咪高峰。

「各位！前路還是茫茫，但是.....我沒有力氣了.....」

他勉強撐直身子，然後抓住慕迪拿的手向上揚。

「這人.....慕迪拿，將會是你們的領導！烈陽黨的黨魁！碧柏度.....我想大家都認識，會成為烈陽黨副主席！革命之火會繼續延續！」

說罷後，霍達奧斷了氣。

全部人陷入一段沉寂，而且後方的人也開始出現一些騷動。

「慕迪拿.....不要再久留，情況開始會失去控制的。」

慕迪拿站起來掃視著其他人的眼光，裡頭包含了很多懷疑，不屑，更多的是因為恐懼而引起。

不過，在此刻，也輪不到自己作主，革命已經開始了。

「各位。」

他開口了，但是沒有人理會他，嘈吵聲越來越大，所有剩下來抗爭的市民好象都萌生起退意來。

「或許.....只有這個方法了。」

他喃喃自語著，然後徑自走到門前。

那些站在門口的士兵拿著機槍瞄準著他。

「不要再走前一步了！」

他沒有稍作停留，而是解開背後系著的鋼刀，幽幽的說道。

「還是你們退開吧。」

聽到這句，站在門後的士兵不禁大笑起來。

「你以為自己是誰了？有內功的大俠嗎？別傻了.....你這.....」

他的話還沒說完隻見身邊的戰友們都倒下了。

「這.....」

「去死吧。」

慕迪拿手起刀落，將那人劈成兩半。

然後他揮一揮手中的鋼刀，整個玻璃門被活生生的劈碎。

「各位市民.....」

他的怒吼經過揚聲器更顯威勢，並且加上他背后的頹門敗瓦，可謂震懾了所有人們。

「霍達奧先生為著革命奉獻出他的生命！而我會接著傳承下去，為著所有市民的權利斗爭下去。但是，如果你們對在下沒有信心，這是你的權利回家去。如果沒有異議，那麼請義無反顧的支持！不過，走了這麼久現在才放棄不可惜嗎？」

真相

「怎麼搞的這法格林！還有門口的士兵！每個都是飯桶！」
透過鏡頭監察的祿帛苟公爵暴怒的拍著那大理石制的書桌。

「現在還是先找方法來解決.....」

「這還用說嗎.....每個人都是廢物！」

突然間，警報器驟然響起。

祿公爵按下通報器。

「發生什麼事情？」

「副.....副.....副執行官他帶領著人物從地底殺上來了。」

「什麼？怎麼可能？納茲爾這傢伙.....想不到他也背叛了我。」

「祿公爵，事情到了這個田地.....不如.....」

「想叫我放棄！沒有那麼容易.....冥！」

突然間，一個灰影在祿帛苟身邊出現。

「祿公爵.....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們請了達芙小姐來而已.....」

「你這個賤人！」

「想她安全.....就.....」

突然間的叮一聲，電梯門走出來的正正是達芙。

「哈哈！你們想不到吧.....」

「達芙你那可愛的面孔講這些話好不適合你啊，還是等我來說吧。」

看著祿帛苟以及冥的樣子，贊道夫笑一笑，然後繼續說下去。

「在我背後搞這麼多小動作以為能瞞過我嗎祿公爵？想脅持達芙要我幫你做事.....哼！」

「但是我不明白.....是我給你錢不夠多嗎？」

「放心.....你要我做的事情我還是會去做。等會你就可以看見，不過，我不是為了你的錢。」

「達芙。」

「怎麼了，柏嘉？」

「沒有.....先綁住他，給副執行官發落吧。」

「你這天殺的傢伙，竟然跟那白痴站同一陣線！」

「哎唷，你還真的挺好笑的，現在這個情況到底誰是白痴呢？」

走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正是迪西爾。

「噢，我說副執行官啊.....」

「還副執行官？看這個形勢.....我應該是執行官吧.....」

「哼！成王敗寇.....這我沒有說話好講，但是，你憑什麼肯定你是執行官。」

說罷他狠狠的瞪著贊道夫，但是贊道夫卻紳士的說道。

「執行官，要怎麼樣處理他呢？」

「先丟他出去吧。」

「好的。」

迪西爾甫一說完，贊道夫在祿帛苟面前放下一張紅卡。那紅卡慢慢的變成一度彩虹，吸引著所有人的眼球。